

庭花 寻僧去

◆ 林谷芳 著

芒鞋踏破，何只在道人脚下，
江湖无限，何只在云水生涯，
只要您能行于足下、另换只眼，
就自有一番风光现于当前。

◆ 漓江出版社

落花
寻僧去

林谷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花寻僧去 / 林谷芳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07-7032-7

I. ①落… II. ①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4645号

落花寻僧去

作 者: 林谷芳

编辑统筹: 符红霞

责任编辑: 符红霞 董 卉

特约编辑: 蔡宜芳

美术设计: 黄 政 黄郁茜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1026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2186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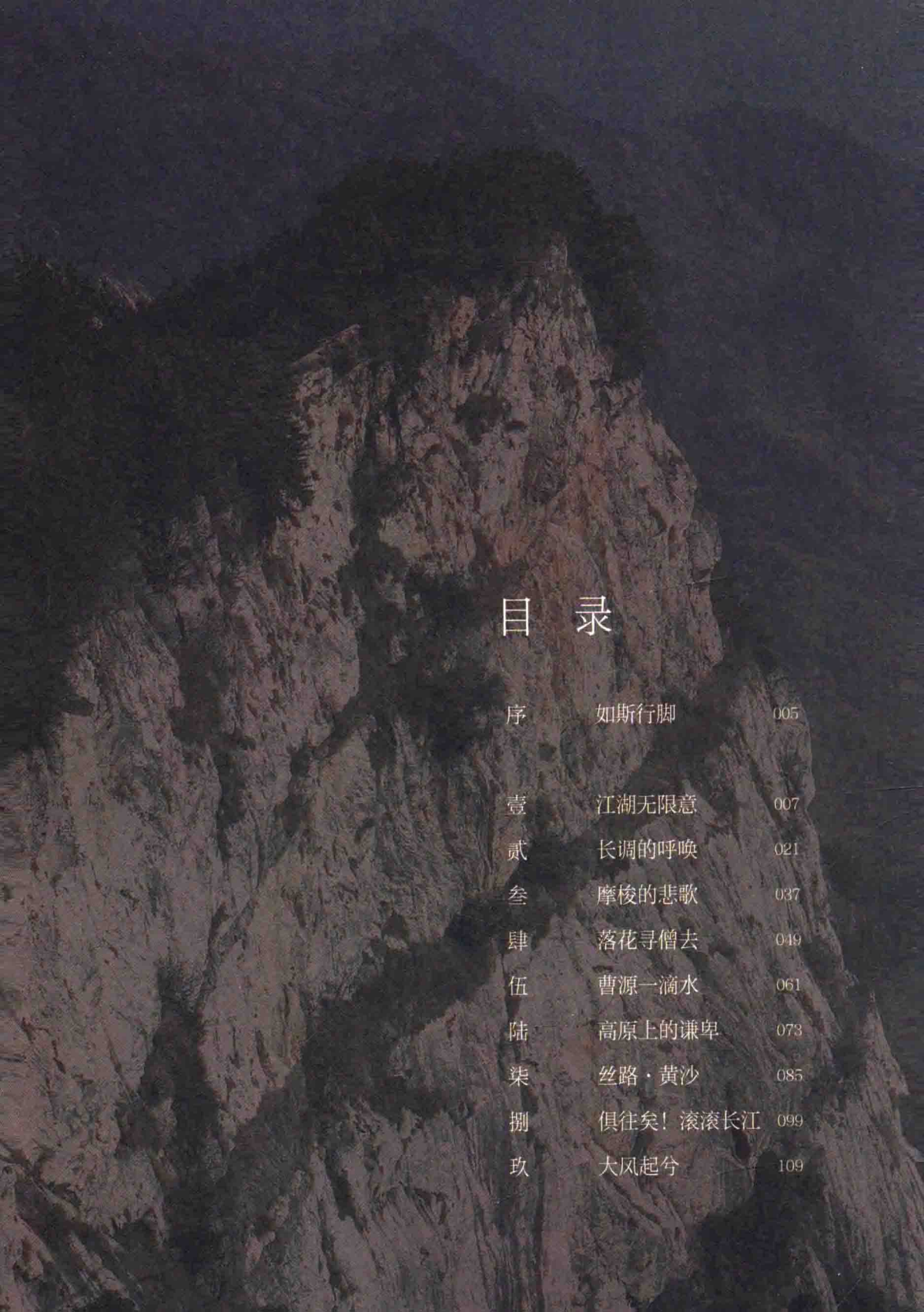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032-7

定 价: 48.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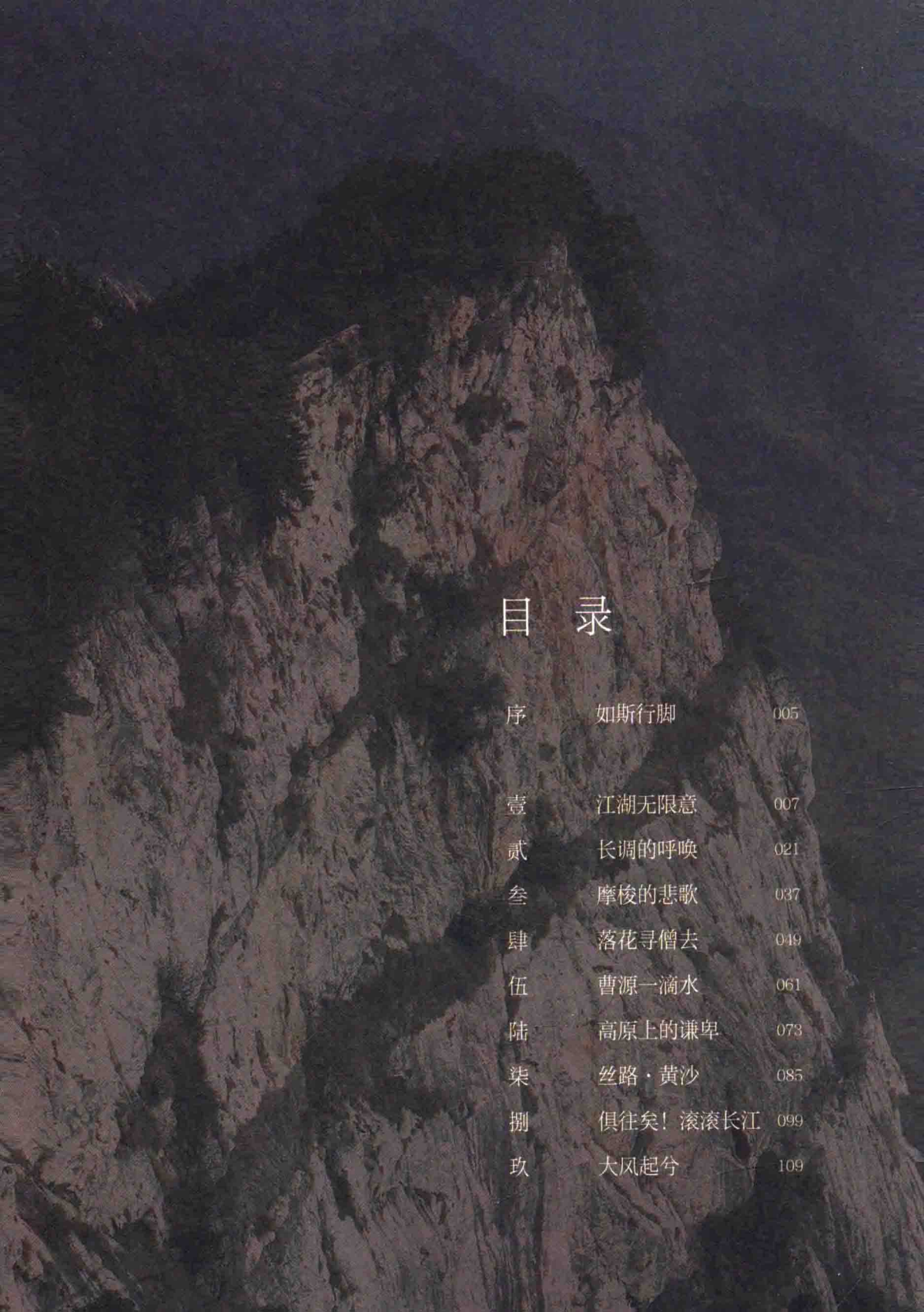
序	如斯行脚	005
壹	江湖无限意	007
贰	长调的呼唤	021
叁	摩梭的悲歌	037
肆	落花寻僧去	049
伍	曹源一滴水	061
陆	高原上的谦卑	073
柒	丝路·黄沙	085
捌	俱往矣！滚滚长江	099
玖	大风起兮	109

落花 寻僧去

拾	昆仑之巅	119
拾壹	枫·杉·道场	129
拾贰	茅蓬七千	143
拾叁	体露金风	155
拾肆	真山真水	167
拾伍	忍将神韵断琅琊	179
拾陆	孤峰顶上的一转	195
拾柒	一方天地	211
拾捌	人生四事	225

落花
寻僧去

林谷芳 著



目 录

序	如斯行脚	005
壹	江湖无限意	007
贰	长调的呼唤	021
叁	摩梭的悲歌	037
肆	落花寻僧去	049
伍	曹源一滴水	061
陆	高原上的谦卑	073
柒	丝路·黄沙	085
捌	俱往矣！滚滚长江	099
玖	大风起兮	109

落花 寻僧去

拾	昆仑之巔	119
拾壹	枫·杉·道场	129
拾貳	茅蓬七千	143
拾叁	体露金风	155
拾肆	真山真水	167
拾伍	忍将神韵断琅琊	179
拾陆	孤峰顶上的一转	195
拾柒	一方天地	211
拾捌	人生四事	225



序——

如斯行脚

禅家的生涯叫云水，云水指的是卷舒自如、随缘自适，正是悟者一派自在的风光。

悟者云水，未悟者也须云水，这云水是让自己不留恋于一事一物，让自己“闯尽丛林叩尽关”。

“闯尽丛林叩尽关”，是因不同丛林就有不同锻炼，学人一来可寻到对应自己生命情性的修行，二来更因无明幽微，只有透过不同禅关的叩应，才能让自己的罩门现形。

这样的云水其实就是行脚。

行脚是禅家修行锻炼的重要手段，它是直对禅关丛林的叩问参访，但禅关何只在丛林，行脚，更可以就是“直让山河大地现前”。

山河大地现前，不仅因山色实相、溪声广长，还因我们脱离了惯性的生活，眼前种种就有一分新意，而到此，行脚也就不须如一般想象的，风尘仆仆，孜孜矻矻。

这样的行脚有时还真像旅行。

就因如此，这本书乃以散文的形式出现。书中的种种主要缘于这些年在中国大陆、日本的游历，尽管所遇不一，却都有着生命的触发，也印证了过往所契的真实与虚妄，而无论所写是人文、是禅思，更都不离那如斯面对的行者基点，也愿有心人在看似抒情的笔调中仍可体得这宗门如实锻炼的本质。



黄山天都峰 胡文卿摄

01

江湖无限意

生命修行原是

『行脚句亲，默有余味』之事，只有透
过江湖无限的锻炼，

才能造就云水不二的生命，

没有芒鞋踏破的工夫，

就无彻底透脱的一天。

谈江湖，饱读诗书的人总喜从庄子的“相忘于江湖”谈起，溯源流，这说法没错，但如果不掉书袋，提起江湖，许多人想到的恐怕是对民间社会稍带贬义的一种称呼，所谓走江湖、江湖把式、江湖大佬等等，当然，武侠小说的兴起，也使江湖成为武林一词的代称。

江湖，若对它来个说文解字，直可拆解为三江五湖，这种拆解最适合一般用法，把它如此直译地楔入文中，行气文义往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话虽如此，江湖一词之所以被大量运用，其实还源于禅宗。

禅宗在中国的出现始自菩提达磨，但真正将禅中国化的关键则在六祖慧能，他标举“定慧不二”，使宗门之禅有别于教下诸宗。然而，由六祖变换其体质的“祖师禅”在当时虽已不似初祖达磨、二祖慧可等前几代的命如悬丝，却依然僻处东南一隅，只能视为一个小而新兴的宗派。真正禅风的大盛，还得等到他两个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的法脉传布。

南岳顾名思义是湖南，青原则属江西，他们座下各出了一个影响后世深远的巨匠：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这两位是真正让南禅大盛的功臣。而尽管互换了地方弘法：南岳座下的马祖到了江西，青原门下的石头去了湖南，但依然是在“江、湖”，《景德传灯录》因此这样地描述着当时的禅风：

江西主大寂（马祖），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并凑二大士之门矣。

唐时禅子的“不入于江，即入于湖”，是江湖一语常被使用的滥觞。走江湖原先并不指在民间社会里闯荡，而是在各丛林中行脚，前者固不必然不好，后者却是禅门修行必备的功夫。没有行脚参访，缺乏境界现前，就难免盲修瞎练，以盲导盲。

禅要行脚，意在叩访明师，即便不然，也在变化环境，因为在禅，修行是“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宗门常以“境界现前时，如何？”拈提学人，亦即说：只有状况来了，我们才知道自己究竟如何？毕竟，无明幽微，只要环境不改，人就流于惯性，难起觉照，无法真正返观自身之不足，所以连以“无”字公案名垂禅史，生前已被称为古佛的赵州从谏，也为禅门留下了“赵州八十犹行脚”的典故。

行脚与旅行不同，旅行在放松身心，行脚却在境界现前。但行脚也可以与旅行相同，因为山河大地，尽为法身，本不待人师说法。同或不同，关键其实在观者的心。

观者的心重要，这是行脚或旅行的关键，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只以己见观物，干脆不要出门。这些年，我主持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有个学生喜欢的课《比较艺术》，课的内容就在移地教学，但说是教学，课却讲得少，主要是把这些前来进修的艺术家放到另外的环境，适时提醒他们换只眼睛来看事物。但虽说只换只眼，效果与反响却往往较其他的课来得大。

就拿学水墨的同学来说吧！画山水，不能不谈皴法，斧劈皴、披麻皴、卷云皴、雨点皴、荷叶皴等等，从小学来，随手一劈，就是山石一块，可画来画去，却往往只在一个胡同里转，真正的“老死皴下”，而要如何让他们能跳出来呢？在此，什么“无法为法”、“法无定法”都不管用，心法说多了，笔下依然。可如果把学生丢到黄山，让他直接面对黄山之石，这些石头千奇百怪，不按常规，却都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它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所有皴法在此根本无用武之地，于是，情况就变了，除非不画，除非不凛于黄山之姿，否则，舍掉惯性的皴法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所以，许多学生到了黄山，除了惊艳于黄山之奇外，最大的感触就在于此。

造型如此，表演也一样。台湾文化界受明清江南文化影响很深，谈美就极尽幽微，有人连京剧都看不下去，理由无它，比起昆曲那极致的“有声必歌、无动不舞”，京剧的确还粗了些。但粗有什么不好？粗如果是豪放，如果是生命的底气，如果是人到极处的呐喊，比起才子佳人，可能要让我们更珍惜些。而如果你到过黄土高坡，尤其是陕甘的贫困地区，挑个山沟的水要走上一两小时的地方，听他们唱高亢嘶喊的《信天游》，听他们声声催泪的秦腔、碗碗腔，再反过来看有些我们追求的幽微极致，竟难免有“何不食肉糜”之叹。

艺术如此，生活也一样。许多人喜欢到巴厘岛，在那里享受热带风光，举眼一望，但觉处处都是艺术，可问题是，巴厘岛的语言中并没有“艺术”一词，拿艺术的概念，而非生活的接触来看巴厘岛的种种，就无法真正了解他们。

生活的背后，总有一套文化的价值在支撑，在此，即便是秀异分子，也难免有认知上的局限。两岸往来前期，对于大陆许多地方的杂沓，大陆朋友最常见的解释是“仓廩实而后知礼节”，但我总提醒大陆朋友，五十年代同样一穷二白的台湾并不如此，有一位朋友说他真正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看到东京的街友，早上在街边睡起，也很慎重规矩地将自己仅有的塑料床垫折叠得整整齐齐，才知原来人也可以如此不因穷困而丧失尊严。

生活如此，生命的追求也一样。二〇〇五年我带着一团人从青海走天路到西藏，沿途不少人受困于高原反应，有人瘫在车上，有人头痛欲裂，有人小解而老半天逼不出一滴尿来，三天两夜的天路直让西藏比天还远，但在途中，我们却看到有行者几步一个大礼拜的，从青海走向西藏，走了多久？四个多月！还要多久？七个多月！平时，这样的画面只是摄影家的镜头，但这镜头再如何动人，也无法及于当时感受的千百分之一，而在有了这样的高原反应与目睹朝圣者后，你眼中的西藏自然就完全不同。

在禅，行脚参访是为了打破自己的局限，它是直捣黄龙，一般的旅行固不必如此，但如果只是换个环境放松就可惜了些，而在此，中国人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并称，就是最好的拈提。读万卷书是以书本开拓自己，行万里路——即便是旅行，也该是另种行脚，是在阅读大地——读一本更大、更实质的书。

是否读书、行脚，决定了视野；读怎样的书、行怎样的脚，决定了方向；要怎样去读书、怎样去行脚，就决定了境界。行万里路，有读万卷书的准备当然是好，但行脚并不只是读书的印证，它还具有书本未见的真实，许多人旅行像做田

